

An abstract line drawing of a face, rendered in a minimalist style. The face is composed of thin, dark lines. The eyes are large and almond-shaped, with a dark, solid pupil and a lighter, yellowish iris. The nose is represented by a simple vertical line. The mouth is a simple, curved line.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yellow.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20th-century modernist art.

桔黄色的梦

元蒙

JUHUANGSE
DE·MENG.

蒙

桔黄色的梦



百花文艺出版社

橘黄色的梦

王 蒙

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1/32 印张9 插页4 字数130,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 600

书号: 10151·745

定价: 1.0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编了作者一九七九年以来的散文创作二十八篇。
本书内容丰富，时代感强，显示出作者独特的散文艺术风格。

目 录

船上（三题）	1
南海三章	18
清明的心弦	25
西沙之什	28
群山如潮	41
新的年代的新的梦 ——寄自大韩继	58
雨中的野葡萄园岛	73
橘黄色的梦	80
墨西哥一瞥	86

故乡行	
——重访巴彦淖尔	108

浮光掠影记西德	119
---------	-----

别衣阿华	160
------	-----

萨拉姆，新疆！	173
---------	-----

安息吧，鞠躬尽瘁的园丁	
——悼萧殷师	177

华老师，你在哪儿？	183
-----------	-----

一个甘于沉默的人	190
----------	-----

祭长者——邵荃麟同志	195
------------	-----

我的第一篇小说	202
---------	-----

且说“撞车”	209
--------	-----

音乐与我	216
------	-----

谢谢你，爱读《青春万岁》	
--------------	--

的朋友	224
-----	-----

冬之丢失	230
------	-----

我愿多写点好的故事	238
-----------	-----

一点感想	246
------	-----

我收听了《梦幻曲》	254
-----------	-----

痛苦三章	260
------	-----

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268
-------------	-----

关于“自成一派”与“一 鸣惊人”	277
---------------------	-----

论“眼不见为净”	280
----------	-----

船 上 (三题)

雨

我喜欢雨，从小。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雨。因为它迷蒙而含蓄，因为它充满生机，因为它总是快快活活，因为只有它才连结着无边的天和无边的地！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天的小雨便是大自然的温柔与谦逊，大自然的慷慨与恩宠，却也是大自然的顽皮。它存在着，它抚摸着，它滋润着，却不留下痕迹。用眼睛是很难找到它的，要用手心，用脸颊，用你的等待着春的滋润的心。

也有“凄风苦雨”，“秋风秋雨愁杀人”，“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其实那倒不一定是“一场秋雨一场寒”的秋天。即使这样的天气也给繁忙的人们带来休息，带来希望，带来遐思。

正因为有雨中的忧伤的甜蜜，人们才伸出双臂歌唱雨后初阳的万道金光。于是有了拿玻里的名歌《我的太阳》。

而暴雨和雷雨又是多么欢势，它们驱走暑热，它们解除干渴，它们弥合龟裂，它们叮叮冬冬地敲响沉闷的大地，它们咋咋唬唬地嬉闹着对人们说，“别怕，我们折腾一会儿就走。”

小时候，我最喜欢北京城夏日的大雨。雨中，积水上冒出一个又一个的半圆形的小泡儿。

似水晶、非琉璃、又非玻璃，霎时间了无形迹。

我的姨妈教过我这样的谜语。

为什么这几年在北京很少见到大雨冒泡儿了呢？是气候变了么？是我事太多、心太杂，对似水晶又非玻璃的泡儿视而不见，这泡儿已经唤不起我童年的那种好奇和沉醉了么？呵！

一九五八年的特别炎热的夏天，我下乡以前暂在景山公园少年宫劳动，盖房当小工，每天担四十多斤一块的大城砖，很累。一天早上刚开工便赶上了天昏地暗的大雨，“头儿”只好宣布放假。我落汤鸡似地回到家，换了一身衣服，打起雨伞，和同样处于逆境的爱人到新街口电影院看

电影《骑车人之死》去了。电影看完了，大雨威势未减。这是一九五八年，也许是五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我度过的最快乐的一天，而这一天，是雨赐给我们的。

冒雨出游，这才有特色，这才有豪兴，这才有对于生活、对于世界的热情。这热情是什么也挡不住也抹不掉的。

所以，当一九八二年六月初我和几个中国同志一起访问美国的东北海岸而赶上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阴雨的时候，当不论是主人还是其他客人都抱怨这不凑趣的天气的时候，我却说，我喜欢雨，雨使世界更丰富了。在维尾亚尔迪（意译：野葡萄园）岛上驱车行路的时候，我甚至把汽车窗打开。让溅起的雨珠雨花吹到我的脸上、头发上、脖子上和衣服上吧，这该是大西洋上的天空——与我们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的是同一个天空——漂洒下来的美丽、友好、清凉却也有些阴沉的信息。雨中的大西洋，似乎泛着更多的灰白相间的浪花。天，海洋，小岛，大陆，漂亮的花花绿绿的别墅房屋，泊港的船只，行驶着的和停下来的汽车，都笼罩在那温柔迷蒙的雨中的烟雾里。

这样的雨就象夜，就象月光，使世界变得温

柔，使差异缩小，使你去寻求一种新的适应，新的安慰。

就是让雨淋个透也未尝不是人间快事。在新疆的草原上，我曾经骑着马遭遇过一次短暂的却是声势宏大的雹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连一株可以略略遮雨的小树也没有。没法子，除了百分之百不打折扣地接受大自然的洗礼以外，没有别的路。当理解了这种处境以后，我便获得了自由，我欣然地、狂喜地在大雹雨中策马疾驰。

这种经验我写在小说《杂色》里边了，但我觉得没有写好。如果有机会，不，不管有没有机会，将来我一定要再写一次草原上的夹着雹子的暴雨。

这豪兴也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在前方不远，有哈萨克牧民的温暖的帐篷。兄弟的哈萨克人会亲切地接待你，会给你一碗滚热的奶茶，会生起他们的四季不止的火炉，烤干你的被雨打湿了的衣裳。

我们常常说“风吹雨打”，毛主席说要“经风雨、见世面”，我们还说什么经历了“风风雨雨”。这不但让人骄傲，也让人欢喜，不但让人刚强，也让人快活，象我那次在新疆的草原上那样。

而我现在正航行在从武汉到重庆的长江航道上，又赶上了雨。雨对我有情，我对雨有意。

在避风的那一面的甲板上，你看不到也摸不着雨。在船头，雨丝向你迎面喷来，在迎风的那一面，雨丝拉曳成了长线。

江上的雨和人似乎更加亲近。坐船的人都爱水，靠水，感谢水。而正是雨供给着江水，江水升腾着雨。当轮船疾驶的时候，浪花飞溅到甲板上，那不就是雨么？

天色虽然阴霾，两岸的垂柳和庄稼却被雨洗得更加碧绿。没有打伞、也没有穿雨衣、最多戴一个草帽的岸上的女人们的服装雨中显得分外鲜丽。连岸上的黄土和石头也在雨水中映着洁净的、本色的光。

“晴川历历汉阳树”，当然，但是你知道吗，阴川和雨川，也使我们的河岸，我们的人和树历历如画。

雨是我对生活和土地的无尽的情丝，情思。

船

我崇拜一切交通工具，崇拜一切自己能动而且能负载着人运动的东西。

直到一九五八年，在我“出了事情”以后，在我已经发表过几个短篇并完成了——一个长篇以后，在我已经早就是共青团的干部并有十年以上的革命“经验”以后，我曾经梦想从此改行到火车上做列车员。

我觉得列车员的工作是神奇的工作。他总是不停，他半夜也在奔跑。每一个车站都和前一个车站不一样，而更新的车站，更新颖的城市和乡村在前面等着他。当睡眼惺忪的旅客摇来晃去的时候，当我国的绝大多数城乡居民酣睡沉沉的时候，当检车工用大小榔头敲了一遍车轮和车轴以后，他——列车员，是清醒的列车的守卫者，他在暗夜中观察着山峦、河谷、道路、桥梁，观察着头顶上的星，一颗星离他越来越远了，另一颗星却正向他眨眼，迎接他的靠拢。

最主要的是他拥有比你我大几倍、几十倍、几百几千倍的空间和距离，也就有那么多倍的生活。不是至今仍然有人一辈子不出自己的村，一辈子不肯、不敢、死乞白赖地不离开自己呆着的那个城市市区吗？对于别人是远在天边的、不可思议的、令人发怵或者吃惊的那些地名，对于列车员来说，不就象是他家的门前房后吗？

至于船，截止到八十年代，真正的船还只出现在我的梦里、爱唱的歌曲里，儿时的稚气的画里。

从前当我少年时，
鬓发未白气力壮，
朝思暮想去航海，
越过重洋飘大海，
但海风使我忧，
波浪使我愁。

啊……

我多恼故乡其水流溅溅。

我不知道这是一首谁作曲、谁作词、谁翻译的歌。这歌词显然翻译得古老而且生硬。但这首歌曾经使我多么感动啊。

解放初期我看过一部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动荡的十年》，小说结尾是改造了十年的主人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蓦然心动了……这证明，他需要改造的东西还多着呢。

多有趣。这证明，这首歌确是有力量的呢。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劳作”课是叠一只纸船，我叠了又叠，越想叠好就越叠不好。那船就

象江南的小木船，两边各有一面篷子，为了遮雨。不知是不是鲁迅先生描写过的乌篷船？我终于没有完成我的纸船，我急出了眼泪，眼巴巴看着同学们一个个以自制的船只乘风破浪地出航，而我却造不出一只船来。

后来一位长辈似乎送给过我一艘高级的玩具船。船身是金属做的，漆着彩漆，要用火柴把船的“发动机”点着，然后船就能够航行啦。

我端来一大瓦盆水，我的兴奋的心情如哥伦布将要驶往新大陆与麦哲伦将要开航绕地球一周。“发动机”终于点着了，突突突响声持续了五秒钟，船“航行”了五厘米，噗地一响，机器坏了，从此，它便成了一艘失去了动力、不能动、连打转也不能的死船。哥伦布与麦哲伦的伟大的梦破灭了。

后来船就不见了，锈了？坏了？扔了？丢了？我记不清。

终于，我也记不清究竟这儿时的伟大航行的悲哀的故事是实有其事、还是出自自己的虚构了。写小说的人也是报应，老是虚构一个一个的故事去赚取（就不说是“骗取”了吧）读者的眼泪与笑容，最后，说不定胡里胡涂地自己虚构起

自己的事来了。

到建国以后，到我“出事情”以前，我的船是北海与什刹海的小游艇。我和我所“领导”的共青团员们常常在那里过团日，划船。我觉得我划船的技术很不错，可以转硬弯，可以两手同时划，两手交错划，可以两只桨划一个方向，也可以是相反方向。

去过南方的同志讥笑北海的游船是“瓜皮小艇”，我听了很不服气。瓜皮小艇又怎么样呢，我们想着全中国，想着世界革命。

我的歌声飞过海洋，
爱人啊你别悲伤，
国家派我们到大海上，
要掀起惊天风浪。

这是一首苏联歌，共青团员们爱唱的。我们不再唱“海风使我忧，波浪使我愁”了，我们是要掀起惊天风浪的一代。

后来瓜皮小艇翻了船，果然只不过是瓜皮小艇。后来我来到了瀚海。沙漠之船的称号也是有的，那是指骆驼。新中国的瀚海里不仅有骆驼，也有牛车、马车、火车、汽车。不仅火车是